

(歌 剧)

调兵遣将

張 萬 一 等 作

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F4142

0410

第313

内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两个小歌剧。“調兵遣将”是写某农业社調遣社干徐永胜上山，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力量。剧本描写了徐永胜和他女儿巧妙地动员他的妻子上山安家。通过喜剧性的冲突，頌揚了“人人为社”的思想。“山庄喜訊”是写一个农村姑娘爱上了山区的一个青年。她的母亲嫌山庄穷困，不許女儿出嫁。这时，山庄大修水利，引水上山，彻底改变山区面貌。喜訊傳來，姑娘的婚事自然得到了解决。

72 清兵

3

調 兵 遣 将

張万一 等作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1 印张 • 21,000字

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十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110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·216

定 价：一角一分

T-4142

目 录

“調兵遣將” 张万一 (1)

山庄喜訊 少 烽 (17)

“調兵遣將”

張 万 一

時間：一九五八年春末。

地點：靠山村徐永胜家的院子里。

人物：徐永胜，四十多岁。

徐 妻，四十多岁。

徐小香，十七、八岁。

社 长，三十多岁。

院子不大，但显得整洁異常。

春末景色，点綴得更加美观。

〔徐小香兴奋地跑进院来。〕

徐小香：（擦着头上的汗。唱）

东坡上，西岭下，
村村队队細检查，
今年的秋苗捉得好，
我爹的队里更呱呱。
苗儿肥，苗儿壮，
摇头摆尾，把人喜爱煞。
庄稼漂亮，人的劲头大，
大跃进思想遍地开花。

（向屋里喊了一声）娘！（进屋里去了）

〔徐永胜兴奋地上。〕

徐永胜：（唱）支部托給我千斤担，
这回要全家总动员，
黄蒿岭工作不起劲，
全队沒一个共产党员，
队长人軟群众涣散，
样样工作落在后边。
这种状况若不改变，
可要給全社添麻煩。
支部决定“調兵遣将”，
长期到山上把家安。
动员女儿倒好办，
就怕老婆子难糾纏。

〔徐小香由屋里上。〕

徐小香：爹，你們东山上检查完啦？

徐永胜：完啦。你們西边呢？

徐小香：完啦。爹，东山上检查的結果怎么样？

徐永胜：你該先給爹汇报一下西边檢查的怎么样。

徐小香：（調皮地背唱）

我爹处处掌握主动，
我偏要，打个比方把他蒙。

（圓头来）爹呀！

今日到西边去檢查，
西边挂下四扇彩屏，
一道道山，一坡坡树，
山也青来树也青。
彩屏上找不出什么毛病，
綉花人真算好針工。

(调皮地眨眨眼) 爹，你說說东山上檢查的結果怎么样吧。

徐永胜：(背唱)

小丫头，调皮捣蛋，
还跟她老子逗着玩。

(回头来) 小香！

东山也挂下屏四扇，
三扇屏，叶儿綠来花儿鮮，
綉花人真算好手段，
想挑点毛病可費难。
只可恨，第四扇屏上污了一片，
真把人急得眼都发了蓝！

徐小香：(着了急了) 那是哪一个生产队的？

徐永胜：(旁白) 嘿，她已經沉不住气啦。(回头，故意地) 咱們說的不是屏嗎？

徐小香：不說屏啦，說生产队吧。

徐永胜：(故意慢条斯理地) 你說屏，爹不能不說屏；你要說生产队，爹也就說生产队。要不，父女两个語言不統一，那怎么好談話呢！

徐小香：(急不可待) 爹，你快說吧，不要耽誤功夫！

徐永胜：既然怕耽誤功夫，刚才就不該給爹打哑謎儿呀！

徐小香：我承認錯誤。快說吧。

徐永胜：(好象是对观众) 看，我徐永胜家女儿的自我批評精神可不錯呀！哈哈……(唱)

黃蒿岭，第八队，
各項工作都沒完成。
几十亩秋苗还未出土，
出土的又是缺苗断壟。

栽上树株不浇水，
旱井打的不合規程，
墙跟下还有老鼠洞，
厕所里还在飞蒼蝇，
若不是社里及时檢查，
可要給杵个大窟窿。

徐小香：（急坏了）真倒霉！（唱）

計劃已經送到县上，
月底要成为四无乡。
八队的任务完不成，
一滴煤油要坏滿鍋湯！

徐永胜：（暗喜。故意地）是啊。可是，空埋怨也不抵什么事呀！

徐小香：依我說，給社委会提个意見，我們青年队去支援他們一下，突击几天。怎么也不能跟上个别队，讓全社全乡落了后。

徐永胜：（鼓励地）对，要去支援。可是，支援也去不了病根儿呀！

徐小香：什么病根儿？

徐永胜：（唱）那里都是高山大岭，
土地又多又費工。
十七户一家一股劲，
你要西来他要东。
队长领导沒威信，
社員們叫他老稀松。
全队沒一个党员领导，
只有个团员太年輕，

縱然渾身都是勁，
好巴掌能掩幾個窟窿？
社幹部去了推推動動，
社干走了還是一場空。
光靠臨時去支援，
也不過，靠小姨子抱外甥。

徐小香：那該怎麼辦呢？

徐永勝：（唱）剛才支部臨時決定，
要往山上“調將遣兵”，
把家都搬上黃蒿嶺，
坐鎮邊關扎老營。

徐小香：常期去安家？（不自覺地搖搖頭，唱）
臨時支援事兒好辦，
誰家願搬家上高山？

徐永勝：（唱）縱然群眾不自願，
靠山村還有黨、團員。

徐小香：（聽著爹的話音，看著爹的眼色，若有所悟）啊，爹，任務你
已經接受下啦？

徐永勝：要是接受下，你願不願去？

徐小香：不要說上黃蒿嶺，就是過“火焰山”，爹走在前
頭，女兒跟在後頭。

徐永勝：哈哈！一聽話音，就聽出是我徐永勝的閨女。可
是，社長說，我報了名不算數，必須來個全家思想一齊
通。

徐小香：全家思想一齊通？要是我娘……

徐永勝：（向大門外一看）噓！你娘回來啦。（輕聲地）不要着
急，先探探口氣。

〔徐妻不高兴地走进院来。〕

徐 妻：（冲着徐永胜，唱）
在村里听人纷纷谈，
说你要搬家上高山？

徐永胜：（旁白）糟糕，这下可被动啦！（急答应她）这个……
有的事儿。这不是等着你回来，好跟你商量吗！

徐小香：娘，第八队生产和工作都跟不上，眼看要影响全社的跃进计划啦。

徐 妻：（嘲笑地）唔！
你父女两人都自愿，
单等着把我说服动员？

徐小香：（唱）娘思想进步人都称赞，
还用着别人说服动员？

徐 妻：（唱）少给你娘把高帽子戴，
这些好听话我不稀罕！
安生的日子你们不过，

偏要杈开胳膊爬荒山！

徐小香：（唱）那里工作需要支援，
咱不能眼看他们落后边。

徐 妻：（唱）需要支援去支援，
千万不能把家搬。

（想说服他们父女）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：
修理这房子收拾这院，
咱一家作了多少难？

到如今，家里成了福圪洞，
院里成了小花园，
在村里办起托儿所，

娃娃們脸蛋儿胖又圓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老远看見就喊奶奶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他越麻纏我越喜欢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我吃过苦，流过汗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也该心滿意足过两天。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黃蒿岭——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白天抬腿荒山路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夜晚歇宿茅草庵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要想吃口干淨水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得起多少五更天！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別人躲都躲不过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你們偏要往里鑽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徐永勝：（唱）那里有房子也有院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动动手又一座小花园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你再給咱办个托儿所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那里的娃娃更討人喜欢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徐 妻：（唱）我扔下自己現成飯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到那里另把炉灶安？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徐小香：（已經不耐煩了。唱）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那里的工作有困难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那里正需要党团员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社員該为全社打算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不能光看鼻子尖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徐 妻：（唱）靠山村住戶一百几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总有百十个党团员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需要也该讓別人去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咱不去帶那头儿領那先，（即。丁小香不耐煩）：香小翁

徐小香：（更沉不住气了。唱）

社里还表揚你工作模范，
說出这話来真不沾弦！

徐永胜：（見女兒沉不住气了，急示意制止她）……

徐 妻：（唱）不是为生活过得好，
誰肯下力打江山！

徐小香：（根本没有注意爹的示意。唱）

自私自利旧思想，
說出来不嫌闖牙关！

徐 妻：（亦动火了。唱）

你說你娘自私自利，
多拿过誰家一文錢？
我为人大家都称贊，
不在乎你說沾不沾！

徐小香：（唱）你那点模范差得远，
还没有共产主义人生观！

徐永胜：（旁白）哎呀，她給她娘搬出新名詞儿来啦！

徐 妻：（唱）人生观，“人熟慣”，

我把主意說在先，
想教我搬家上山去，
除非太阳出在西山！

徐永胜：（只得从中和解，唱）

慢慢商量慢慢談，
万不要，张咀就把門来关。

徐小香：（不接受和解。唱）

你这頑固脑筋不开窍，
非叫大家批評才算完！

徐 妻：啊？你要发动群众斗争你娘？

徐永胜：（急解释）不，不。她这是劝 劝你。（拿一小凳子给她）
坐下来，消消气，有话慢慢来商谈。

徐 妻：（正好把气转到老汉身上，把小凳子打掉在地）少厌气！（唱）

你那斧子往哪头砍，
你那心眼往哪头偏，
一张口看穿你喉咙眼，
装什么好人在我面前！

（生气地进了屋里）

徐永胜：瞧瞧，把火撒到我头上来啦！哎，小香，都怨你！

（唱）

有理不怕说得慢，
说服人也得看风駛船！
全盘计划教你打乱，
做不好工作尽添麻烦！

徐小香：怨我？（唱）

我在这里孤军作战，
你在那里冷眼旁观！
依我看，上山你也不自愿，
想借口我娘来阻拦！

徐永胜：我说你呀，小香！既不了解你爹，更不了解你娘。

就是会发点小孩子脾气。（走近她，亲切地）支部批准咱家上山，就象派杨六郎去把守三关口，这一方面是个光荣任务；另一方面，是去那里苦战。你娘不能和咱比，她多想想困难呀，留恋她这房子呀，院子呀，盆子呀，罐子呀，这有什么奇怪！

徐小香：我就讨厌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儿！（唱）

军队听到一声号令，众健儿要冲！
(鼓动地) 端起枪来就往前冲。不！不！
刀山火海都冲过，
(鼓动地) 为了胜利不怕牺牲。

工人听到了动员令，
铺盖一卷就上路程，
削平高山取珍宝，
踏开荒野建新城。
人家那真有组织性，

哪象咱，拖拖磨磨慢腾腾！
前脚出门踏半步，
后腿绕上了拌脚绳。
大门外半亩自留地，
大门里一座小草棚，
社里天场都不心急，
两眼瞅着个小家庭，
靠这种思想闹革命，
闹上百年也成不了功。

徐永胜：(鼓动地) 小香，我问你，你是真积极？还是假积极？

徐小香：说走就走，看事实表现！

徐永胜：好嘛。既然愿意马上走，
(悄声地) 进去给你娘说两
菜，逗得她乐了，咱们商量正事。

徐小香：(倒抽了一口气) 啊？

徐永胜：(学着地) 啊？嘿嘿！你以为学会顶住脖子跟人家吵
架就算积极啦？不行。得把事儿办好才行。去吧，闺女
给娘说好话，算得了什么！

徐小香：（軟了）我逗乐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动员她？

徐永胜：（更悄声地）只要……（耳語）

徐小香：（耽心地）她要真的那么说了呢？

徐永胜：你把你娘看得太落后啦。你娘那脾气；我摸得清楚，能扔东西，不丢面子。（推她）快进去說去。我担保。

（把小香推进屋里去）

〔徐永胜刚一回头。社长上。〕

社 长：（进门就叫）永胜哥——

徐永胜：（将咀一掩）嘘！（輕手輕脚地走近他，低声地）我正要去找你哪。

社 长：（莫名其妙，亦低声低气地）你在变什么戏法儿哪？

徐永胜：我們正在做工作。（与他耳語片刻）請你到門外等一会儿，你听我連着两声咳嗽，就往走进。

社 长：（不觉好笑起来）哈哈！你要拉我扮戏哪？

徐永胜：演戏也是为了教育群众嘛。（听得屋里有响动，急推社长）去，去！（把社长推出門。返回来，若无其事地抽起烟来）

〔小香推着她娘从屋里上。〕

徐小香：（把娘按坐在凳子上，調皮地，唱）

刚才态度不好我認錯，

我学个狗叫你饒了我。

〔徐妻故意不理她，站起来就走。徐小香在她腿腕上一抓，同时嘴里“汪汪！”地学小狗叫了两声。〕

徐 妻：（没有防备，惊叫）哎哟！死了头！（火气早已消了大半了。）
你父女两个欺負我，

我好說不得恼不得！

徐永胜：（唱）老婆子，不要动火，

事情总得有个結果。
女儿是咱亲生女，
咱老两口子半輩多，
张王李赵都能团結，
一家三口怎能鬧不和！
誰的不是誰的錯，
穩穩坐下慢慢說。

〔父女兩人把她拉在小凳上坐下來。〕

徐 妻：（唱）天上說，地下說，
說倒泰山說干黃河，
說得公鷄下了蛋，
我也不愿离开这安乐窩。

徐永胜：（故作无奈狀）唉！（唱）
我已在社里报了名，
你不愿离开安乐窩，
可該依你該依我？
事情总得見个結果。

徐小香：（亦故作嘆气地）唉！（唱）
依我說，去找社長認个錯，
就說家里商量不妥。
咚咚咚三声退堂鼓，
省得尽把咀皮儿磨。

徐 妻：是啊，老汉，你去打个退堂鼓，不就完啦！

徐永胜：我去？不行啊！你想：亲口在支部会上报名，举手
在社务会上通过，出乎尔，返乎尔，这象不象个老黨員
干的事儿？

徐 妻：（亦觉得有理，轉向小香）小香，你去跟社長說一声吧。

徐小香：我去？啊呀，娘！共青团教育青年处处打先锋，你却教唆女儿打退堂鼓？

徐 妻：你也不能去，你爹也不能去，这个退堂鼓难道教我去打不成？

徐永胜：哎，你去正好。（推她）

徐小香：娘，要去快去。（推她）

徐 妻：（被推着）哎哟，哎哟！你们教我去怎么个说法哪？

徐永胜：（故意出主意）你就说，社里事儿与俺什么相干！

徐 妻：不行，那样说，太落后啦。

徐小香：你就说，我不替别人去打江山。

徐 妻：社是大家的，那样说也不行。

徐永胜：你就说，怕去那里吃苦受罪。

徐 妻：怕吃苦？我又不是地主太太！

徐小香：你就说，不愿离开这安乐窝。

徐 妻：不行，不行！社长要问，你这安乐窝哪里来的？

徐永胜：那？去了那里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！（大声地咳嗽

了两声。推她）快去吧！

〔三人正在推推扯扯，社长已走了进来。〕

社 长：（忍着笑）哟！（唱）

一家三口儿乐呵呵，

满院子好象扭秧歌。

出了什么高兴事？

快点儿给我说一说。

徐永胜：啊，社长来啦，真巧。

徐小香：快给社长说说吧，娘。

社 长：老嫂子，什么事？

徐妻：（当下楞住了）就是，就是……社里“調兵遣將”的事兒……

社長：（故作明白了）唔，老嫂子也同意啦？

徐妻：你猜得不，不，不……（說不出口，急改口）不大离！

（不自然地笑了笑，背唱）

一霎时滿臉象冒火，

心里有話口难說。

他們報名，为了搞好社，

我却出来把后腿拖！

別人都在大跃进，

偏我离不开热窩窩？

這話要摆开大辯論，

人家不笑煞你个死老婆！

你平时名譽滿不錯，

這一錘彻底砸了鍋！

（迟疑地走向徐永胜，把他拉到一旁，低聲地）你教我怎么对社長說呢？

徐永胜：（忍着笑，亦低聲地）你認為怎么說好，就怎么说吧。

（走开了）

徐妻：（又走向小香，低聲地）小香，你告娘說怎么說才好哪？

徐小香：（忍着笑，亦低聲地）娘，你看該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

徐妻：（为难地看了他父女們一眼，唱）

我这里臉皮撕不破

他父女一旁笑呵呵

（若有所悟）唔！

他們把責任推給我